

驯化与生成:《窗边的小豆豆》中两所学校教育理念之比较

唐松林, 张燕玲

(湖南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驯化教育是一种“制器性”教育,是一种抽掉生命本性而使人工具化、规格化和标准化的权力技术,一般运用身体规训、权威说教、标签强化等教育形式。生成教育是一种“生长性”教育,是一种回归生命本质,使人的主体性、自然性与可能性得以弘扬的教育技术,它崇尚发现个性、尊重自由、点燃激情等教育形式。这两种教育的本质差别,在于其秉承的人性观、知识观与教学观的截然不同。驯化教育使小豆豆成了问题孩子,而生长性教育又让她成为优秀孩子。

关键词:《窗边的小豆豆》;驯化教育;生成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4)01-0068-06

《窗边的小豆豆》一书,是曾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的黑柳彻子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主人公小豆豆因淘气被原学校退学,来到巴学园。在巴学园里,小豆豆得到校长小林宗作的热情接待,受到新奇、自由、友好的教育,度过了几年美好的小学时光,形成了关爱他人的善良品质,也爱上了巴学园。笔者从《窗边的小豆豆》中,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

一、小豆豆为何成了一个“问题孩子”:驯化教育分析

驯化教育是一种使人顺从的“制器性”教育,一种把人的生命本性抽象掉而使其工具化的教育,一种对人进行规格化和标准化的权力技术。根据福柯的理解,现代学校作为一个规训场所,学校生活的三大要素:活动、时间和空间无不存在对学生的控制与规训^[1]。总体而言,驯化教育以教育者为中心展开

教育活动,强调身体规训、纪律规范与行为强化。小豆豆就读的第一所学校就是驯化教育,它秉承如下教育理念:

1. 身体规训。驯化教育认为通过行使制度化和规训化的“身体管理”就可以创造出新型的、服从的、训练有素的个体。驯化教育要达到对儿童的种种身体控制,以约束学生的行为举止。如对于上课坐姿、体态与举止等身体的要求,使学生变成听话的“好学生”。福柯认为,身体基本上是一种作为生产力的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只有当它既是一种生产的身体又是一种被征服的身体的时候,这种身体才成为一种有力的力量^{[2](P25)}。在这种教育下,学生的灵性、自主和创造得不到奖赏甚至不予鼓励,渐渐地塑造了学生的奴性人格。

小豆豆在第一所学校就读时,总是在上课时到窗户边等宣传艺人经过,并跟他们搭话。会突发异想地因看到正在做巢的燕子而问它

收稿日期:2013-10-25

作者简介:唐松林(1962—),男,湖南澧县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师教育、教育哲学研究;

张燕玲(1990—),女,湖南益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们：“你在做什么呢？”老师当时的感受是这样的——燕子正在教室的屋檐下做窝呢，她是在和燕子说话！我也不是不懂孩子们的心思，我并不觉得和燕子说话有什么可笑。可是，我觉得上课的时候，还是不要那么大声地问燕子“你在做什么”为好^{[3](P6)}。

在这一所学校里，教师把课堂环境对学生身体的监视、控制和学生行为变化间的关系看作一种简单的函数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教师处于监督者或独裁者的地位，是教育过程绝对的支配者，儿童的身体是被监控的，不能随便说话，不能交头接耳，不能按照内心所想来行为。身体规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提高身体的认知度和感受度，使行为更具规范性，而体罚带有明显的暴力倾向^[4]。然而，我们注意到，课堂环境及老师对小豆豆身体的控制与监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了严重和恶劣的后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教育，等同于体罚。

2. 权威说教。行为主义是纪律约束的理论基础，它认为教师完全可以按照预期的目标，通过教学指令使学生发生相应的应答反应，通过纠正或强化应答反应形成学生的所谓正确行为。这些目标和指令，往往要借助反复说教才能以实现。在驯化教育中，儿童在课堂上应该保持安静，专心听讲，一旦有其他行为动作，则视为破坏纪律。

“上课的时候，她把书桌的盖子开了关，关了开，足有上百次！我对她说‘没有事的时候，不要总是把书桌开开关关的……’”小豆豆第一天放学回来就兴奋地向妈妈报告：“哎，学校就是了不起！家里桌子的抽屉，是这个样子往外拉。可是学校的桌子，却是把盖子往上提，就像垃圾箱的盖子那样，不过要滑稽。桌子里装得下好多东西，棒极了！”于是，小豆豆每天就在那里把学校的书桌盖子开开关关^{[3](P5)}。

课堂纪律似乎并没有对小豆豆发生作用。在科学化课堂管理中，纪律仅仅成为控制身体常规性行为的工具，学生行为成为被矫正、被规训、被改造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权威与说教在维护了学校秩序正常化的同时，不是造成学生人格的病态，就是造成学生大量的伪道德行为，根本没法把这些纪律渗透到学生的心灵中^[5]。从某种意义上说，身体的不健全和心灵的缺陷，都是权威与说教的必然结果。所以，卢梭说，在动物中，人是最不宜于过群居的生活^{[6](P48)}。因为，权威与说教无法深入学生的生命，无法实现灵魂与肉体的完美结合，其效果必然适得

其反。

3. 标签强化。条件反射理论认为，强化指伴随于条件刺激物之后的无条件刺激的呈现，也指伴随于行为之后且有助于该行为重复出现的概率增加的事件。“贴标签”是驯化教育中的重要强化手段。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平时表现与学习习惯以及自己的主观判断等，对学生进行分类并给其贴上“好学生”和“坏学生”的标签。在小说后记中，作者提到小豆豆退学的那所学校的一位女老师的回忆：

彻子当时是隔壁班的学生。上课时，我有时候有事去办公室，就让学生们上自习，我来到走廊里的时候，几乎每天都看到她站在那里。而且，当我走过时，彻子总是要叫住我，问：“老师，我被罚站了，为什么呢？”“我做错什么坏事了吗？”“老师讨厌宣传艺人吗？”她这样问，我实在很难回答。所以到后来，我即使有事要去办公室，也要先开门看一看，如果彻子站在那里，我就不去了^{[3](P10)}。

“您家的小姑娘在这里上学的话，整个班级的学生都会受到干扰。请您把她送到别的学校去好吗？”^{[3](P4)}在第一所学校中，老师对小豆豆妈妈说。这实际上是给小豆豆贴上了“坏学生”的标签。小豆豆因为是“坏学生”经常被罚站、威吓，这实际上是对她的“错误行为”的惩罚。英国社会学家里斯特(R. c. Rist)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标签理论对理解学校教育过程的贡献》一书中，科学全面地分析了教师贴标签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其结论是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期望等“标签”与学生的表现密切相关，教师给学生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学生将来就很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学生会因为如父母的职业与地位，自己的长相、衣着、性格等，被教师贴上有利或不利的标签，那些被贴上不利标签的学生，在日常教育及以后的生活中很可能处于弱势。

现行的学校教育中，广泛存在着驯化教育。在这种教育中，不利发展处境的学生，处于被贬损、被忽视、被压抑的地位。他们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补偿与机会，其独特性得不到欣赏、鼓励和展现，直接导致他们的自信受伤害，尊严被侵犯，个性受压抑，难以获取人生快乐与学业进步。和小豆豆一样，大多数孩子的天性是自在的、原始的、天赋的、独特的。但是，在驯化教育里，这些自然的特质，都成了不正常的举动，是无法容忍的“坏学生”的举动。小豆豆因此成了无法包容的“问题孩子”。于是，她被退学了。小豆豆的妈妈对小豆豆隐瞒了“被退学”的

真相,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她要换一所“不错的新学校”——巴学园,小豆豆的真正健康的校园生活也由此开始。

二、小豆豆为何成了一个优秀孩子:生成教育分析

生成教育,是以追求生命的存在、敞开、生长与完善为价值取向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使每个生命的内部灵性、潜在力量与可能性得到充分、自由地发挥与发展。“宇宙是生成的,生成是宇宙最本质的特征。有了生成的能力,才有无数新事物的产生”^{[7](P146)}。教育即生成。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8](P3)}小豆豆就读的第二所学校,所践行的即是这样一种生成教育。

1. 发现个性。通过倾听与观察,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了解学生特长、优势、关系、历史与局限等生命属性,是生成教育的出发点。教育应该尊重大自然赋予孩子的一切力量,但不能滥用。教育者的价值就在于能把孩子的这种“本真”与“善性”发掘出来并保持下去,使学生成为他自己。在小豆豆就读的第二所学校即巴学园里,小林校长曾这样说道:

“无论哪个孩子,当他出世的时候,都具有优良的品质。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很多影响,有来自周围环境的影响,也有来自成年人的影响,这些优良的品质可能会受到损害。所以,我们要早早地发现这些‘优良的品质’,并让他们发扬光大,把孩子们培养成富有个性的人。”^{[3](P47)}

小林校长秉承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训,坚持“儿童是一个好学生”的信念,因为,孩子的本真即是他的“优良的品质”。教师的首要任务便是发现孩子的本真,帮助孩子播撒智慧的种子,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露水和肥沃的土壤,使这些“品质”成为他发展的根基,并伴随他一生的成长与发展。每个孩子的个性都有优点和缺点,当教育者发现的优点多于缺点时,他就成了“优生”,当教育者发现的缺点多于优点时,他便成了“差生”。一位合格的教师,他的词典里是不会有“差生”二字的^{[9](P59)}。真正的教育是促进生命自觉生成的方式,是一种使人顿悟的艺术。

2. 尊重自由。自由在马克思那里,是灵魂与肉体的完美契合,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它拓展认知,生成智慧,完善人本身。人们在束缚和禁锢下,在无求

知欲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自由的。人的求知欲一旦从束缚下解放出来,人的心灵一旦在自由的天空中飞翔,创造就会发生。所以,真正的教育在于让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尊重自由,在根本上都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尊重若离开了对知识、创造与自由的尊重也就是一句空话了^[10]。所以,克里希那穆提说,教育就是解放心灵。

在巴学园里,孩子们从来没有被教导“排成一列规规矩矩地走路”,或者是“在电车上要安静”、“不许乱扔果皮纸屑”之类的话。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就知道了很多:比如,欺负比自己小的、弱的人是可耻的事;看到乱糟糟的地方,要主动打扫;尽量不要妨碍别人……等等,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在孩子们心里。就在几个月前,小豆豆在课堂上,还站在窗边和宣传艺人说话,使得整个班的同学都没办法上课。但自从小豆豆来到巴学园的第一天起,她就开始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学习,真是不可思议^{[3](P91)}。

小林宗作校长不对孩子们作任何规定,孩子们却自觉形成规矩,课堂井然有序,这是对自由尊重的结果。教育家陶行知提出“六个解放”,即解放儿童的眼睛、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的嘴、解放儿童的时间、解放儿童的空间。要让儿童能够自由地对大自然进行观察、思考,要培养儿童手脑并用,要使孩子得到言论自由,尤其是问的自由,要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日月,星辰以及社会中之三教九流,并由此自由地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要解放儿童的时间,改变他们日夜准备赶考的现状。所以,回归自由,关注孩子的需要,愿望、思想和尊严,是巴学园重要的教育理念。

3. 点燃激情。点燃激情是一种蕴含激励、激发和鼓励的教育,是一种爱的教育。点燃激情超越当下的教育情境,而不局限于课本上静止的文本资料,具有动态性、开放性与灵活性。它抓住学生需要和感兴趣的事物,通过赞扬、鼓励、友善的动作、话语与神情,让儿童在赏识中获得“我能行”的自信。生成教育不是教师自演自说,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固定场所,而是一个充满鼓励、关怀、平等的对话场所。点燃激情,使学生自己能够敞开心灵,自我教育,成为学习的主人。在巴学园,校长经常感叹:

“过分依赖文字和语言的现代教育,恐怕会使孩子们用心去感受自然、倾听神灵之声、触

摸灵感的能力渐渐衰退吧?‘绿蛙落古池,寂寂闻水声’……看到青蛙跳到池水中的,肯定不止松尾芭蕉一人。看到沸腾的水顶起铁盖壶、苹果落地的,也不止瓦特和牛顿。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有眼睛却发现不了美,有耳朵却不会欣赏音乐,有心灵却无法理解什么是真。不会感到,也不会充满激情。”^{[3](P99)}

所以,小林校长从不将知识的教授局限于课堂,而是尽可能地让孩子们自己去发现和探索。知识的传授固然重要,但是,在小林校长那里,更重要的是激励。他对小豆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真是个好孩子!”正是这句宝贵的话语,使小豆豆拥有了“我是一个好孩子”的自信,守信自己生命的善良与本真。巴学园存在于二战期间,美日交火,由于美国是日本的敌国,当时所有学校都取消了英语课。然而在巴学园,校长充分地尊重孩子学习的权利,为了他们学好英语,他让在美国出生、英语很好的宫崎君教孩子们英语,当日本政府在宣布“美国人是鬼”的时候,巴学园的孩子在齐声地念着:“‘美丽的’,是‘beautiful’!”小豆豆在这种环境中也纯洁美丽,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学生。

鲁迅曾经说过:“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11](P35)}在已经坚持了“儿童也是人”这种观点以后,我们还应有“儿童他毕竟还是儿童”这样的观点。儿童是未成熟的人,我们要给他特殊的关注,应以孩子的视角去观察孩子。成长是需要激情、需要鼓励的,当孩子受到挫折时,最需要的是成人的鼓励,一个小小的鼓励会重新燃起他心中的火焰,他也不必担心因为失败而失去爱。但是,要防止孩子对鼓励形成依赖,我们在激励儿童的同时,要鼓励孩子学会自我激励,孩子学会了自我激励,就不会对成人那么依赖了。

三、两种教育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关于人性、知识与教学的不同理解

如果我们从人性观、知识观与教学观等方面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驯化教育与生成教育的本质差别。

1. 人性观的区别。驯化教育视人性非善即恶,即人性要么善要么恶;人是抽象的、普遍的,而非具体的、特殊的。生成教育视人是自我、历史、变化的生命体;人被“看作一个流动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物”,“人性的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而不是一块坚硬不化的顽石;人性是人类潜能的无

限发展的趋势,而非若干固定特征的简单汇集”^{[12](P61)}。也就是说,人主要是个体天赋的一种潜质和倾向,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丰富和发展的生命。所以,孟子说,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的“善端”。通过教育,“人皆可以为尧舜”。

现实教育生活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受驯化教育人性论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性非善即恶。那些一旦被老师看成“坏学生”的人,多数情况下会被边缘化,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甚至亲人应有的尊重和关心。小豆豆在第一所学校就读时,因为影响课堂教学秩序,被老师列入“差学生”的行列,当她因看到燕子做窝而好奇与燕子对话时,老师无法理解她这种特有的心理,当她画出的国旗与其他同学不同时,她的行为也没有得到老师的理解。她的好动、好奇、恶作剧等“违规”行为,屡屡受到体罚或变相体罚;她的天真和浪漫被扼杀,最终必然走向边缘、压抑与恐惧。

与此相反,生成教育善于发现生命所蕴含的各种可能性,创造条件帮助学生沿着自身生命冲动的倾向,不断获得发展与提升,最终不断超越自我局限,成就人性的完满。巴学园没有根据学生的表现划出“优次”等第,当学生做了某些令人头疼的事情时,小林校长绝不会把学生的父母请到学校来,而是在校长先生和学生之间解决^{[3](P181)}。经过校长先生一次又一次的鼓励,小豆豆不断进步。有一次,小豆豆的钱包不小心掉厕所里了,为了把钱包掏上来,小豆豆借了长把舀子把粪便全部掏出来,仍然没有看到钱包,但是,她对自己干了这么多活儿感到很满意,“实际上,在小豆豆的满足之中,还有一点是因为‘校长先生对我做的事没有生气,很信任我,把我当作一位很有人格的人来尊重’”^{[3](P56)}。而小豆豆这种行为,如果出现在她所就读的第一所学校,老师很可能会说“在干什么蠢事呢”或者“太危险了,快停下”。但是,校长只说一句“弄完以后,要把这些全部放回去的”。这样的过程会使学生感受到做人的尊严,并获得内心的愉悦,体验到深刻的人生幸福。可惜的是,第一所学校的老师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批评她,甚至体罚她。

2. 知识观的区别。在驯化教育中,科学知识是客观的、绝对的、中立的、普遍的;它不会随着个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性别、种族、境遇等的改变而改变。驯化教育以掌握知识为目标,这种目标是预设的、可量化的。在这里,“教师成为驾驶员(通常驾驶的是别人的车),学生最多是旅客,更

糟的是成为被驱动的物体”^{[13](P79)}。教育者或许懂很多学科和事实,但是如果没有友爱的品质,向学生传达这些东西的过程就成了他们之间的斗争^{[14](P207)},因此,导致唯书唯上、服从权威与死记硬背的教学模式。而在生成教育中,知识是经验的、文化的、价值的与个体的,任何知识都存在于一定的自我经验、价值体系与文化因素之中。知识的意义不仅由个体自身的陈述来表达,更由个体所处的整个意义系统来表达。知识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之中才是有用的,知识具有个体性、历史性与境域性的属性。

驯化教育无法看到知识的境遇性与建构性。在之前的学校就读时,豆豆站在窗边看到燕子在屋檐下做窝,对此很是好奇,于是不停地跟燕子打招呼。老师对此很不满,他没有想到要在当时的情境下告诉学生们燕子妈妈为何要做窝,是如何做窝的。其实,生活小事、社会事件、政治新闻等均是知识资源,课堂中的偶发事件,甚至许多意想不到的情景,如学生的错误与荒谬、疑问与困惑,灵感与顿悟、情感与态度等均具有同样的教育价值。然而,驯化教育对此并没有引起重视,而是将教学形式固定在课堂和教室里,教师成了权威者、指令者的角色。

在第二所学校里,教学形式是开放、自然、互动与动态的。知识的海洋是无边无际的,学习往往在生活的不经意间进行的,这需要教师的观察、倾听与欣赏。

大约走了十分钟,女老师停下了脚步,指着黄色的油菜花,问:“这是油菜花。油菜为什么要开花呢,大家知道吗?”

接着,老师讲起了雌蕊和雄蕊的知识。小学生们都蹲到了路上,观察油菜花。老师告诉大家,蝴蝶也在帮助花儿开放。确实,蝴蝶们一幅忙忙碌碌的样子,真像是在给花朵帮忙呢。

然后,老师又向前走去。小学生们结束了观察,站起身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雄蕊和雌蕊不一样吧?”小豆豆心想,“大概不一样吧”,但也不太确定。不过,雌蕊和雄蕊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大家已经非常明白了^{[3](P44)}。

这与第一所学校有很大不同。教学目标从知识授受走向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教学过程贯穿于生活过程而不是局限于课堂之中,知识发展是一个生命的自然成长过程,是动态生成而非事先预设的。

3. 教学观的区别。驯化教育的教学目标是预设的,教学内容是既成的,教学过程是程序的。生成教育的教学目标是生成的,教学内容是生活的,教学过

程是自然的。教学注重自主参与、自然情景和动态生成;注重缄默的或不言而喻的知识而非用语言呈现反对命题知识;评价者要成为评价情景中一分子而非与评价情景保持一定距离^{[15](P162-163)}。与传统的强迫纪律不同,现代课堂管理强调要实行人文化的管理,使课堂管理方式呈现出人文特性和无痕境界^[16]。学生的主体性、特殊性、互动性与关系性质等,是教学的关注对象,教学是一个生活的过程。

第一所学校都是按照课表按部就班地上课。可是在巴学园,每天早上老师会把当天要上的所有的课,和每一节课所要学习的所有问题点,满满地写在黑板上,然后让学生从自己喜欢的那门课开始学习。于是,小学生们有的在学语文,有的在算算术,喜欢物理的学生点起了酒精灯,把烧瓶烧得“咕嘟咕嘟”冒泡……这样,学生的兴趣、需要与冲动等生命形式得到了充分尊重。小林校长为小学生们建了一个电车教室,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想读的书,而不受“几年级的学生该读哪些”的约束。并且,在阅览室里,这里传来朗读的声音、问别人不认识的字该怎么读的声音、互相换书看的声音、笑声,等等,此起彼伏。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如果觉得‘旁边太吵了,我没法学习,那就很麻烦了。要练习无论周围怎么嘈杂,都能够立刻集中精力。’”^{[3](P159)}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老师经常教育我们,在阅览室看书要安静,默读也只能在心里读,从而直接导致很多人对阅读环境异常挑剔,无法在嘈杂的环境中看书。

4. 生成教育是驯化教育的反思与超越。它在一与多、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主体与对象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它的教学目标是由教师与学生在实际的教学活动情境中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协商而动态生成的;它通过建构学生多样化的主体活动,促进学生主体性的充分发展。正如帕克·帕尔默说:“师徒是人类古老的共舞舞伴,长辈以他们的经验增强晚辈的能量,年轻人以他们新的生机充实、激发年长者,在他们的接触和交流中重新编织人类社会的结构。”^{[17](P26)}小林校长重视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注重对学生鼓励,强调师生间的交流。这种生成教育实际上是把简化原则下的那些互相排斥的观念连接起来,把一些以前不曾重视的现象与概念作为研究重心,如无序、偶然、随机、组织、系统、混沌、复杂等,它使我们使改变了单一的静态的二元的线性的思维方法,而走向非线性的联系的多元的整合的思维^[18]。

参考文献:

- [1] 王小红,杜学元.学校规训教育与人的异化——福柯规训理论透视[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1,(5):22-24.
- [2]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ll Sheridan.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79.
- [3] 黑柳彻子.窗边的小豆豆[M].赵玉皎,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
- [4] 戴军,于伟.身体规训及其合理性论析[J].教育科学研究,2008,(5):3-7.
- [5] 邱昆树,阎亚军.教育中的身体与身体教育[J].教育学术月刊,2010,(11):14-16.
- [6] [法]卢梭.爱弥儿[M].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7] 金吾伦.生成哲学[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 [8]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 [9] 吴非.不跪着教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0] 张楚廷.“尊重知识”口号的豪情与悲情[J].大学教育科学,2013,(1):125-127.
- [11] 鲁迅.热风·随感录二十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12] 袁贵仁.人的哲学[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 [13] [美]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观[M].王红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 [14] 克里希那穆提.教育就是解放心灵[M].张春城,唐超权,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 [15] 施良方.课程理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 [16] 宋秋前.当代课堂管理的变革走向[J].教育发展研究,2005,(9):44-47.
- [17] 帕克·帕尔默.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M].吴国珍,余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18] 王东旭.从复杂性范式视角看教育评价方式的整合趋势[J].教育与职业,2011,(12):179-18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chool educational conceptions at

The Little Girl at the Window

TANG Song-lin, ZHANG Yan-ling

(School of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 forced or instrumental education acts as a norm of power to discipline, tame or rid a person of his human nature. In contrast, generative education is aimed at restoration of humanity, promotion of subjectivity, encouraging personality, respecting freedom and stirring up passion.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of the two kinds of education lies in that they hold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humanity and knowledge. Either makes the little girl totally different kid.

Key words: *The Little Girl at the Window*; instrumental education; generative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霍素君]